

詩人之死

「人啊人！」作者第一本長篇小說

詩人聞捷（一九二三—一九七一）



戴厚英著

詩人之死

作者：戴厚英

出版印刷：勁草出版社

香港沙田赤泥坪八號

定價：三十二元

目 录

第一章	专案组长和她的审查对象.....	1
一	又是谁在兴风作浪？游若冰心里惶惶不安.....	1
二	吴畏也是心中有“鬼”呀！.....	12
三	“小姐妹”之间发生了分歧.....	23
四	吴畏对余子期一家毫不手软；段超群对吴畏呢？ 也不心慈.....	34
五	晓京在游若冰家里和游云一起.....	47
六	“粪农兵”深夜访向南，原来她就是游云.....	55
七	向南怎样完成段超群交给她的任务.....	64
八	余子期见到了晓京.....	76
九	向南给卢文弟的第一封信.....	85
十	卢文弟没有收到向南的信.....	90
第二章	“牛棚”春秋.....	104
一	工宣队就要来了，上上下下胆颤心惊.....	104
二	卢文弟给向南寄了一本《毛线编织法》.....	121
三	冯文峰给马大海献“见面礼”.....	129
四	余子期的手表停了，马大海帮他拨了一下.....	144
五	马大海被赶出文协，调来了一个李永利.....	153

六	李永利新官上任三把火，向南被赶进了 “牛棚”	164
七	李永利追查向南的“黑后台”，余子期挨了 一顿批	177
八	程思远实在气不过，想办法惩罚了贾菱竹	189
九	向南给卢文弟的第二封信	195

第三章 人生哲学

一	卢文弟来到滨海，她现在“转业”了	199
二	段超群的哲学	209
三	向南到段超群家里作客	222
四	程思远要给余子期介绍对象	236
五	冯文峰、吉雪花的家务事	249
六	余子期“四喜临门”	260
七	贾菱竹在游若冰家里表演了一个惊险动作	269
八	水的浮力对向南和程思远发生不同的作用	280
九	在风雨之夜，余子期的眼睛暴露了心头 的秘密	289
十	向南给卢文弟的第三封信	298

第四章 谈情说爱种种

一	卢文弟约安志勇一起读向南的信	302
二	王友义无意中暴露了余子期的又一个秘密	306
三	向南批判余子期，李永利十分满意	315
四	晓海的诗在爸爸心中引起震动，他把它送 给了向南	325
五	向南进了余子期的门，喝了余子期的茶	337

六	向南和晓海之间经过一点小小的曲折·····	347
七	吉教授夫妇到“彼岸世界”去庆祝结婚四 十周年了·····	359
八	吉雪花决心学习“癞蛤蟆精神”·····	369
九	向南给卢文弟的第四封信·····	378
第五章	社会关系和社会舆论怎样发生作用·····	381
一	王友义问余子期：“辣酱为什么是甜的？”···	381
二	冯文峰要把时之璧的虚构变成真实·····	388
三	李永利的“阶级分析”法·····	399
四	段超群使李永利五体投地·····	409
五	余子期梦见大海裂成了两半·····	416
六	段超群和单庄，一对出色的演员·····	425
七	段超群动口，李永利动手，游若冰敲了边鼓···	435
八	贾蔑竹完成了一项“重要任务”·····	443
九	向南给卢文弟的第五封信·····	451
十	李永利不许余子期回家休假·····	455
第六章	“全面专政”和婚姻恋爱问题·····	466
一	狄化桥发出了“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指示”····	466
二	王友义的党性面临这样的考验·····	476
三	余子期一家在欢度元旦·····	484
四	李永利成功地发动了一场突然袭击·····	494
五	游若冰和李永利、段超群同台表演 “三人转”·····	504
六	向南告诉余子期：“这是化桥同志的意见”···	514
七	李永利和游若冰在余子期面前摆出了两条路···	521

八	向南给卢文弟的第六封信·····	531
九	余子期的最后抉择·····	536
第七章	我们关心的是现在和未来·····	550
一	卢文弟来迟了·····	550
二	遗书、遗物和遗孤·····	562
三	时之璧宣布：“今天是我认认真真做人的 开始”·····	569
四	向南和卢文弟与段超群各道“珍重”，分 道扬镳·····	581
五	我们所关心的是现在和将来·····	592
尾 声	再铸一腔热心肠·····	603

第一章 专案组长和她的审查对象

一、又是谁在兴风作浪？游若冰心里惶惶不安

这真是多事之秋！

自从一九六六年夏天全国掀起了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以来，游若冰的心绪一天也没有平静过。一九六八年来到的时候，中央两报一刊发表元旦社论，题目是《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》。他想，这下好了，文化大革命要结束了，可以太平了。可是如今已经过了春天，进入初夏了，运动仍然没有结束的样子，政治局势仍然动荡不安。政治事件一个接着一个：二月，出了一个什么“天津黑会”，中央文革的几位“首长”号召抓住这件事，“彻底揭开文艺界阶级斗争的盖子，从天津打开一个缺口，彻底摧毁刘、邓、陆、周在全国撒下的黑网、黑线。”游若冰所在的单位滨海市文协因此忙乱了一阵子，他这个文协革委会副主任，自然也紧张了一阵子。虽然没有搞出什么问题，却把他的老战友、文协党组成员、诗人余子期隔离起来审查了。理由是为了防止天津那样的“反革命串连”。三月，中央文革又出了一个“杨、余、傅反党集团”，说他们要给去年的“二月逆流”翻案。而一提“二月逆流”，游若冰就心惊肉跳，因为他和余子期的老首长是与这个事件有牵连的。而且，在文协，去年也搞出来一个什么“小二月逆流”，说是党组要复辟，主角就是余子期。去年已经狠狠地批判过了，今年不能

不又把这笔账翻了一遍。谢天谢地，总算平安无事地过去了。现在到了四月。四月，多事的四月哟！开始半个月的“气候”就有些反常。今天这里刷起一幅标语，明天哪里出现一张传单，都是炮打“无产阶级司令部”的。所以，游若冰胆颤心惊地等待着一场新的风暴的降临……

今天早上，游若冰按时从家里出发步行到文协上班，一路上尽看见人们三三两两，交头接耳议论。凭着他的政治嗅觉，他感到，风暴即将到来。突然，一辆卡车迎面朝他开来，车上高音喇叭一声一声地喊着口号：“誓死保卫党中央！誓死保卫毛主席！打倒反革命阴谋家、野心家！”这些充满“火药味”的口号，把他吓了一跳。他赶忙侧身到人行道的里边，站下来朝卡车望去。只见一群穿着又肥又大的旧军装的红卫兵，个个是满脸严肃紧张的神情。卡车的车帮上挂着横幅，上面贴着大标语：“狄化桥不等于中央文革！阴谋家从中央文革滚出去！”

这一看，更把游若冰吓坏了。这是又一次炮打“无产阶级司令部”的事件开始了！滨海市又要闹一阵了！而他们文协又岂能平静呢？因为文协与狄化桥的关系实在太密切了。那里聚集了不少知道狄化桥底细的人，哪一次社会上有什么“炮打”的风声，都要追寻到他们那里去，那里是无风三尺浪，有风浪滔天呀！再说，他游若冰本人也是狄化桥的一个“知情人”呀！文化大革命以来，“知情人”这三个字可是非同小可啊！多少“无产阶级司令部”“首长”的“知情人”，都成为现行反革命被抓起来了。游若冰和狄化桥在延安一起工作过，解放进城以后，又成了狄化桥的下级，对于狄化桥其人，他真是了解得太多了。他恨不得抹掉这一段历史，摘掉“知情人”这顶帽子。但是了解他这些历史的人又

太多了。他现在只得尽量冲淡人们的这一印象。每当有人问他：“你和化桥同志一起工作过？”他总是回答：“是，是。不过他是上级，我是下级，接触不多，接触不多。我认识他，他可不一定知道我呀！”或者，有人问他：“你在化桥同志手下工作，一定进步很快吧？”那么，他便回答：

“当然，当然！化桥同志马列主义水平高，原则性强。不过，我不长进。”他自己知道，这已经颇有“自卑”、“拍马”之嫌了，然而有什么办法呢？人家化桥同志的“原则性”的棍子，已经不止一次地打在自己的屁股上了，至今还隐隐作痛呢！现在既然已经被从“台下”拉起来，结合进了革委会，就更要谨慎小心，离开这类敏感的问题远点，远点，再远点。

“狄化桥不等于中央文革！”一个女孩子的尖利的口号声又把游若冰吓了一跳。他抬头一看，卡车上高音喇叭后面站了一个十五、六岁的女孩子。天哪！那不是自己的女儿游云吗？他慌忙赶上去仔细看看，看清了不是游云！才松了一口气。突然，他意识到自己根本就不该站在这里看这辆肇事的宣传车。“为什么你对这些毛孩子的反动宣传这么感兴趣？”要是有人这样问自己，真是说也说不清！于是，他警惕地看看四周，见没有熟人，便把手里的提包往胳肢窝里一夹，低着头往前走了，心里嘀咕着：“游云今天该不会上街来凑热闹吧？这孩子，真叫人操心啊！”

在长江路往黄河路转弯的地方，一堆拥挤的人群挡住了游若冰的去路。他不得不停下来看看发生了什么事。原来，人们在看一张刚刚贴出的传单，后面的人根本无法看见，朝前挤着，询问着。突然，一个女孩子的声音安定了拥挤的人群！“大家别挤了！我给大家念念！”立刻，就有人从人们

的头顶上举过一条长凳，在传单前面放下来。两个穿旧军装的女孩子在长凳上站了起来。游若冰看清了她们，不是别人，正是他的女儿游云和余子期的女儿晓京。他的心跳加快了。她们怎么在这儿？她们要念的又是什么传单呢？他朝前面挤，想把两个孩子拉下来。可是周围的人不满地制止他说：“有人念了，还朝前挤什么？”没办法，他只好站住。这时，只听见一个清脆的女声念道：“传单的题目是：十问狄化桥！”呀！是游云的奶声！他的背脊突然一阵发冷，身上渗出了一层汗珠，并且不由自主地大声喊了一声：“停停！”可是他又被愤怒的人群制止了：“你是干什么的？”

“你不听就走自己的路！”人们说着，就把他往外推。真要命！他要是再喊下去，就要暴露自己和游云的关系，那就更糟了。也许女儿和晓京她们只不过是出于孩子的好奇心，给大家念念罢了。自己还是赶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，装作什么也不知道为妙。只希望千万别有熟人认出了游云她们才好。他又往四周看看，没有看见熟人的脸，便又把胳肢窝里的提包拿在手里，挺直了胸脯，装作毫不关心的样子，走出人群，头也不回地朝黄河路走了。

一路上，游若冰想摆脱刚才看到的那些情景。可是奇怪，你不愿意思的事，偏偏要在你脑子里翻腾不已。此刻，他就想起三天前和女儿的一场谈话来了。

那天，一直“云游”在外，常常住在晓京家里的女儿回来了。她根本就没想到要向爸爸讲一讲自己这些天在外面都干些什么，而是见面就问：“爸爸，你认识狄化桥，你说他是不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者？”

“你怎么这样问？无产阶级司令部里的领导同志，自然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者了。”游若冰应付地回答说。

“那可不一定。有人就怀疑他。”女儿反驳说。

“你怎么知道的？你不要在外面给我招惹是非，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！”游若冰严厉地对女儿说。

“干嘛这么害怕？我知道有人怀疑他，这有什么了不起？”女儿带点看不起地对爸爸说。

“你们小孩子不懂事啊！阿云，听我的话，别管这些事。学校不上课你就在家里看看书，学着做做针线也好！”游若冰缓和了口气，恳求女儿说。

可是女儿的小脸都红了。她认真地说：“爸爸，毛主席叫我们关心国家大事，我们怎能坐在家里？还做做针线？要是赫鲁晓夫式的人物篡了权怎么办？”

“有无产阶级司令部呢！你管得了！”游若冰又发火了。

“我们革命小将就要管！”女儿顶了他一句，就不理他了。

“不知道天高地厚！”游若冰又责备了一句，便也不说话了。自从老伴去世，他一直把这个独生女视为掌上明珠，样样依着她。想不到今天变得一点也不听话了。这两年，他已经完全丧失了管束女儿的信心，他辩不过女儿那张小嘴！当天晚上，女儿又出去了，这几天一直没有回来。

现在想起这件事，游若冰不禁心头一阵紧缩。女儿为什么会突然提出这样的问题？难道她……？如果这样，那真要大祸临头了。他的身上又渗出一层汗珠。

“不要命了！”嘎的一声，一辆汽车在游若冰面前急刹了车。他一吓连忙朝司机举手打招呼，退到人行道上，回头往机关走去。

到了文协门口，游若冰举手砰砰地敲起门来。

“老游，大门开着，为什么敲小门？”站在游若冰背后问话的是以前的《滨海文艺》编辑、现在余子期专案组成员冯文峰。游若冰转身看见这个善于窥察别人心事的人脸上那诡谲的笑，心里着实有些慌，连忙解嘲地说：“呀！看我这脑子！只顾想着出门的时候家里的窗子是否关上了，就没有看见大门已经开了。”但心里在暗骂自己糊涂：“这样两扇洞开着的大门怎么看不见？而且大门两旁的‘池浅王八多，庙小妖风大’的对联多么触目哟！冯文峰会不会因此发现自己的心事呢？”他正想注意观察冯文峰的脸色。只见冯文峰微微一笑说：

“老游的心真细。今天天上无雨，不关窗也不要紧，只怕是人间要起风了！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游若冰警觉地问。

冯文峰连忙摇头说：“没有什么，没有什么。”说罢就进办公楼去了。这时候，门房老陈对游若冰说：“老游同志，段超群同志叫你来了之后马上到她办公室里去。”

“什么事呀？”游若冰习惯地问了一句。段超群是文协革委会主任，“造反派”的女司令。游若冰只要一听到是段超群叫他，就想先知道有什么事，以便想好对策。所以不论是谁通知他，他总习惯地先问一句“什么事呀？”虽然他明明知道老陈多半不能回答他的问题。

游若冰直奔段超群的办公室。办公室的门关着。他轻轻敲了两下，门开了。开门的是进驻文协帮助“斗批改”的红卫兵的头头吴畏。

“超群同志和小吴同志早来了？嘿！看我这身体，血压又高了，真是老朽！哈哈……”游若冰又是做笑脸，又是皱眉头，解释着自己迟到的原因。

段超群和吴畏看看游若冰的脸色，确实红得不大正常，象是血压升高的样子，便点点头，原谅地笑笑。段超群还指着一张沙发让他坐下来，倒了一杯开水递给他，然后才用她那冷静而平稳的声调说：“老游，有要紧的事要商量呢！”

“要紧事？”不知怎么的，游若冰的身上又发热了，连忙从沙发上欠欠身子。

“树欲静而风不止，阶级斗争嘛！”吴畏操着他的北京口音说。他是北京人，到滨海来读大学的。

游若冰没有说话，只等着段超群说出是什么事。可是段超群这个女同志有点特别，虽然才三十多岁，又是“造反司令”，却不大有“造反派的脾气”，言谈举止也都不大象“造反派”。她不把话先告诉游若冰，却慢条斯理地反问道：“老游，你是斗争经验丰富的老将了，这些天，有没有感觉到社会上有点什么风？”

“噢！社会上有什么风？”游若冰心里一惊。但他立即喝一口水，使自己镇静下来，用极诚恳的态度说：“我哪敢在你们小将面前侈谈什么斗争经验啊！老了！耳目失聪，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都很低呀！什么风？我怎么没有感觉到？”

“真的？风势不小咧！你会一点感觉不到？”吴畏半真半假地问了一句。

游若冰朝吴畏宽厚地看看，又苦着脸对段超群说：“小吴同志不了解我，超群同志应该了解。运动前我一直在家里养病，养得脑子都生锈了！要不是文化大革命——我还躺在病床上呢！”游若冰在“文化大革命”几个字后面加了个破折号，因为他想起一九六六年冬天那段胆颤心惊的日子。他原是文协党组的一个成员，又是文协的副秘书长，虽然长期

在家养病，可总是个“当权派”。这一场风暴怎么能让他把病床当世外桃源呢？他看着文协的当权派一个个被“罢”了“官”，“靠”了“边”，赶进“牛棚”，每天都在担心自己会不会被“揪”。果然，有一天，冯文峰奉命来“揪”他，说是段超群决心“彻底砸烂文协黑党组”。后来过了一段时期的“牛棚”生活，很快被“解放”出来并且结合进了新的领导班子。几年来，他虽然常常怨恨段超群连他这个病人都不放过，可是心里却是感激这次“革命行动”的。现在提起这件事，他的感情也仍然这样，但怎么明说？使用一个破折号带过了。

段超群见游若冰有点急，便安慰说：“小吴也是跟你开玩笑。老游，你真的没有听说？有人又要炮打化桥同志了？今天一早，马路上就出现了不少反动的标语和传单。”

“真的？今天早上我起来晚了，怕迟到，一路上没有看见——又是谁在兴风作浪了？你看我们要不要进行反击呀？”游若冰竭力镇静着自己说。

“是谁在兴风作浪？出来嚷嚷的都是红卫兵，指挥的在背后！当然要反击！上级现在要我们查，就是反击。查出来是谁，老子跟他们拼命！”吴畏显得感情十分激动。

“要我们查吗？”游若冰仍然朝着段超群问。

段超群把一张纸交到游若冰手里说：“你看看，这张传单里对化桥同志提出的问题，显然是了解底细的人提的，十几岁的毛孩子哪里知道？听上级传达，化桥同志指示不要先追究红卫兵，而要查出那些背后长胡子的人。我们这个单位是重点，知情人多呀！这不，我和小吴商量了一个名单，列了审查的对象，要查清他们是否和这次事件有关。”说着，她又把另一张纸交到游若冰的手里。

游若冰接名单的时候，手有点打颤。他一字不漏地看着那张纸上开列的十来个名字，前三名划了杠杠，下面还有简单的说明，显然是“重点中的重点”。这三个人是：

“余子期，延安时期和化桥同志一起工作过。

“时之璧，女歌唱家，对三十年代文坛情况特别熟悉。

“程思远，翻译家，和化桥同志共过事。”

没有他游若冰的名字，这说明段超群还是信任他的。他的紧张心情开始松弛下来，脸上也露出了笑容。他对段超群说：“超群同志，照说，我也应该列在里面。因为我也在化桥同志领导下工作过。”

“你的情况，领导上了解。你放心吧，老游。”段超群诚恳地对他说。他点头笑笑，又拿起名单仔细研究起来。段超群见他沉吟不语，便问：“你了解不了解这些人对化桥同志的态度？”

“我吗？不能说了解，也不能说不了解。这些人多多少少都和化桥同志发生过关系，可是也不一定真的了解化桥同志吧？”游若冰试探性地说着自己的意见。他看看段超群，见她并无反感的样子，便继续说下去：“就说余子期吧，在延安的时候并不和化桥同志在一起，过去也没有听说他和化桥同志有过什么关系。再说，最近他被隔离在机关里。你们看——？”

“嗯？”段超群看了游若冰一眼，没有说话。

吴畏却接口说：“余子期吗？我看他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很坏！批斗会上，他从来不低头。去年我们刚到文协时，他还写信给段超群同志，攻击我们是‘极左’呢！这样的人必然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，这是不用问的！老游，这是你死我活的路线斗争！不能因为老战友就手软啊！”

段超群听完吴畏的话，审慎地看看吴畏，又看看游若冰。然后把眼睛直对着游若冰说：“你认为余子期不可能与这次事件有牵连？”

游若冰没有立即回答。他回避了段超群的眼光，从衣袋里掏出一支烟，点燃起来，接连吸了几口，吐出浓浓的烟雾。他趁着烟雾，略微闭起眼，看着自己吐出的烟雾向段超群面前弥漫，慢慢地开口说话：

“我没有这个意思，在这场史无前例的革命大风暴里，谁能给谁打包票呢？查查也好嘛！”

段超群释然一笑：“查一下总是应该的。余子期是我们文协的重要人物，又是全国知名的三名三高人物，对文化大革命有不满情绪。这次炮打，就可能是这样一些人在背后兴风作浪。他虽然被隔离在机关，但敌人是狡猾的，通过外调进行反革命串连，也有可能吧？反正，查起来看！我们不会冤枉好人。”说到这里，她朝游若冰和吴畏看看。吴畏朝她连连点了几下头。游若冰也把身子欠了欠，头往前伸了伸，似点头又不象点头。段超群见他们都表示同意自己，便布置说：“今天，小吴先到牛棚去布置一下，对几个重点对象，要一个一个找他们谈话。等材料写上来我们再商量。”

游若冰点点头说了一声“好”，站起身刚刚拉开门，冯文峰正好进来。冯文峰看看游若冰，又看看段超群，连忙往门口退去说：“你们有事，我等等再来吧！”段超群叫住他说：“有什么事吧？”冯文峰又看看游若冰，再向段超群深深地看了一眼，从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交给了段超群，转身退了出去。段超群体会到冯文峰那一眼的意味，纸条捏在手里并不打开，对游若冰说：“老游，建议你把自己所了解的文协一些人和化桥同志的关系，写个情况，供审查参考。有

多少写多少。”游若冰答应着离开了。

段超群站在门口，看着游若冰走回自己的办公室，才又把门关上，把冯文峰的纸条打开，和吴畏一起看起来。只见纸条上写的是：

“今天我路过长江路时，看见余子期的女儿余晓京和游若冰的女儿游云，站在长凳上念炮打化桥同志的传单。游若冰自己也看见了，不知他是否主动交代？”

吴畏把拳头往桌子上一敲：“怪不得老游——！”

段超群朝他笑笑说：“到底怎么回事，看看再讲。老游是结合干部，可不能轻易怀疑啊！不过，你找余子期他们谈话的时候顺便问问他的情况，当然是可以的。你去吧！”

吴畏走出门，段超群迅速地拿过刚刚讨论过的“嫌疑犯”名单，加上了一个名字：游若冰，而且在下面划了二条杠。这可不是冯文峰的条子引起的。把游若冰做一个怀疑对象，这是她已经计划好的。但是，她不愿意让吴畏晓得，因为她懂得，斗争要讲策略，对不同的人必须不同对待。游若冰这个人暂时还是有用的。毛主席叫搞“三结合”嘛，文协要成立革命委员会，怎么能没有一个老干部呢？这个游若冰就是她段超群选中的。这是因为，第一，游若冰和修正主义路线关连较少。他虽说名义上也算个作家，可是自解放以来根本就没有写过什么作品，没有出香花，也没有放毒草；第二，他虽然名义上是个当权派，又是《滨海文艺》的编委，可是文化大革命以前他就“退隐”了。党组记录里查不出他的几句话，编辑部的稿笺上查不出他的一个字。所以对文协“毒草丛生、群魔乱舞”的局面，他的辫子不多，责任很小；第三，他受审查的时候，态度也比其他“走资派”好，每一次批斗会上，都是老老实实弯腰站着，承认群众的批判完全